

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

37

遍地血腥

台湾 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现代语文版

资治通鉴

③7 遍地血腥

台湾

柏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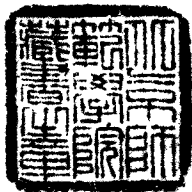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205080

1991 · 北京



1205080

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(37)遍地血腥 台湾 柏扬译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6 $\frac{5}{8}$ 154500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7-5057-0327-7/K·41 定价: 3.50元

D/100/17

目 录

公元六世纪

公元五三二年至五三九年

- 北魏帝国分裂为东魏西魏 (52)
- 沙苑战役 (95)
- 东魏侯景两次火焚洛阳城 (110)

公元五四〇年至五四七年

- 高仲密叛东魏 (137)
- 萧衍第三、第四次舍身同泰寺 (169)
- 侯景叛东魏 (187)

公元五三二年 壬子

南梁武帝中大通	四年	(皇帝刘彧升神嘉八年)
北魏节闵帝普泰	二年	
安定王中兴	二年	
孝武帝太昌	元年	
永兴	元年	
永熙	元年	

1 春季，正月一日，南梁帝国(首都建康〔江苏省南京市〕)政府任命南平王萧伟当最高指挥官(大司马)、元法僧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、袁昂当最高监察长(司空)。

晋封西丰侯萧正德当临贺王。萧正德竭力谄媚皇帝(一任高祖，武帝)萧衍的宠臣朱异，萧衍既大肆分封长子萧统的所有儿子，朱异趁势提醒萧衍：对萧正德的待遇，并不公平(萧衍尝收萧正德作儿子，几乎继承帝位，而现在却仅只当一个侯爵，跟其他皇子不能并列)，萧衍遂特别晋封萧正德王爵。

任命太子宫右翼卫队司令(太子右卫率)薛法护,当司州(州政府设义阳〔河南省信阳县〕)州长(牧),护送魏王元悦,返回洛阳。

正月五日,封太子萧纲的长子萧大器当宣城王。

2 北魏帝国反抗军政府丞相高欢,攻击邺城(河北省临漳县),挖掘地道,用木柱支持,然后纵火焚烧木柱,地道下陷,城墙崩塌,正月十七日,反抗军占领邺城,生擒督导官(刺史)刘诞。高欢命杨愔当中央特遣政府事务秘书(行台右丞);当时,军国大事,十分繁多,反抗军政府的文告和命令,都出于杨愔及开府(高敖曹开府仪同三司)高级军事参议官(开府咨议参军)崔陵之手。崔陵(音ling,〔陵〕),是崔暹的五世孙。

3 二月,南梁帝国政府封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元法僧当东魏王(萧衍封元悦当魏王),打算送他回北魏帝国;遂任命兖州(州政府设广陵〔江苏省扬州市〕)督导官(刺史)羊侃当总军政官(军司马),跟元法僧联军前进。

京畿卫戍总司令(扬州刺史)邵陵王萧纶,派人到街上商店,购买锦绣绸缎及棉布数百匹,不付价款,强行赊欠;于是商店关闭,纷纷罢市。宫廷供应部秘书长(少府丞)何智通,奏报皇帝萧衍,萧衍责备萧纶,命他离职回家。萧纶大怒,派王府禁卫官(防闲)戴子高等,埋伏小巷,用铁槊刺杀何智通,刀刃自前胸插入,于后背穿出。何智通认识戴子高,手沾自己身上流出的鲜血,在车壁写下“邵陵”二字,写毕气绝,于是事情被发觉。二月十五日,撤销萧纶爵位,贬作平民,并用铁链把他锁在家里。然而,二十天后,萧衍命解除铁链;不久,萧衍再恢复萧纶爵位。

柏杨曰：

萧纶先生迫令小民吞食鲙鱼而死的暴行，以及被免除官爵、剥夺采邑的往事，记忆犹新（参考五二五年）。正当我们认为这位王子终于受到法律制裁之时，想不到就在今年（五三二），这位王子却忽然以京畿卫戍总司令（扬州刺史）的高贵身份，再肆暴虐。再肆暴虐的结果，跟上次一样，过了二十天之后，便一切依旧。

很早就有圣人说过：“王子犯法，跟平民同罪。”看了萧纶先生的故事，恐怕会恍然大悟，在一个专制封建社会，王子犯法，或高级官员子弟犯法，永不会跟平民同罪，此之谓〔说不准学〕，我们可以用这门学问，准确无误的测出一个民族是文明或是野蛮，一个国家是走向兴旺或走向衰败！

4 二月十六日，北魏帝国反抗军政府皇帝（十四任，安定王）元朗，追赠十一任帝（敬宗）元子攸谥号武怀皇帝。二月二十九日，元朗任命高欢（年三十七岁）当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太师。三月二日，任命高澄（高欢的十二岁长子）当骠骑大将军。三月十三日，元朗率领文武百官，进入鄆城（河北省临漳县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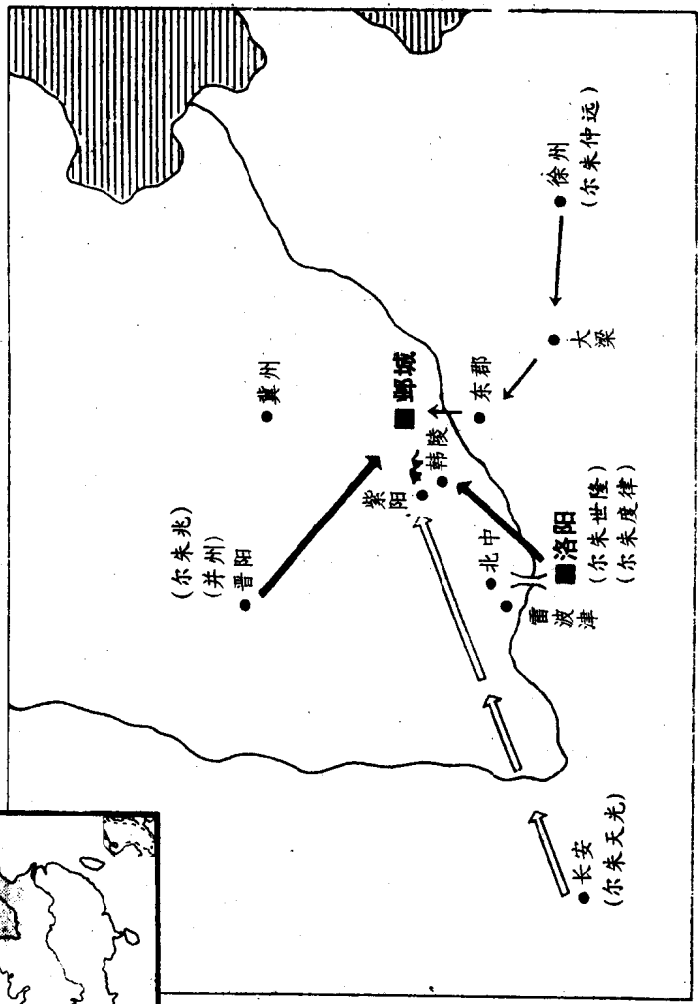
颍川王尔朱兆，跟乐平王尔朱世隆等，互相怀疑猜忌。但尔朱世隆言辞谦卑，又不断送上厚礼，向尔朱兆委屈求全，请尔朱兆前往首都洛阳，允许他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事；又请洛阳政府皇帝（十三任）元恭，娶尔朱兆的女儿当皇后；尔朱兆才大为高兴，于是，同尔朱天光、尔朱度律重新结盟发誓，总算恢复和睦。

骠骑大将军斛斯椿，私下对车骑大将军贺拔胜说：“天下人都把尔朱帮恨入骨髓，而我们却一直是他们的部属，灭亡的日子，就在眼前，不如由我们下手铲除！”贺拔胜说：“尔朱天光跟

尔朱兆，各霸一方，如果想一下子铲除干净，十分困难。如果无法一下子铲除干净，定有后患，怎么办？”斛斯椿说：“这件事很简单。”于是说服尔朱世隆，征召尔朱天光等，齐赴洛阳，共同讨伐高欢。尔朱世隆不断征召尔朱天光，尔朱天光都不接受。尔朱世隆命斛斯椿亲自前往劝告，斛斯椿对尔朱天光说：“高欢作乱，除非大王亲自出马，没有人能把他平定，怎么可以坐在那里，眼睁睁看着家族被屠杀消灭？”尔朱天光不得已，只好东下，向雍州（州政府设长安〔陕西省西安市〕）督导官（刺史）贺拔岳，征求意见。贺拔岳说：“大王家分别割据三个地区（尔朱天光割据关西〔函谷关以西〕，尔朱兆割据并州汾州〔山西省〕，尔朱仲远割据徐州兖州〔山东省〕），人强马壮，高欢不过一小撮乌合之众，怎么有资格当敌人！大王家只要同心合力，就所向无敌，如果骨肉之间，互相怀疑猜忌，则想活命都来不及，怎么有力量克制别人！如果要问我的意见，我的意见是：你最好仍继续镇守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；加强基地的防卫，然后，分出一部分精锐部队，跟其他各处的大军集结会合，则进可以击溃强敌，退可以保全身家性命。”尔朱天光不同意。闰三月八日，尔朱天光从长安、尔朱兆从晋阳（山西省太原市）、尔朱度律从洛阳、尔朱仲远从东郡（河南省滑县），分别出发，在邺城（河北省临漳县）会师，部队号称二十万，夹洹水（流经邺城南。洹，音huán，〔环〕）两岸，构筑营垒。洛阳政府皇帝元恭，任命长孙稚当中央特派全权政府总监（大行台），作大军统帅。

高欢命国务院文官部长（吏部尚书）封隆之，留守邺城（河北省临漳县），三月十九日，率军出城，驻扎紫陌（邺城西）；总司令官（大都督）高敖曹，率家乡子弟及私人军队王桃汤等三千人，追随参与。高欢说：“你的部队全是汉人，恐怕不能担当大任，我

六世纪·五三二年·韩陵之战



想拨给你鲜卑士卒一千余人混合编组，你以为如何？”高敖曹说：“我所率的部队，训练已久，互相信任，前后参加过很多次战争，勇猛善战，不亚于鲜卑人。如果仓卒之间，使他们混合一起，感情不能霎时融洽，胜利时互争功劳，败退时互推责任。所以，不需要增加兵力。”

三月二十六日，尔朱兆率轻装备骑兵三千人，于夜晚袭击邺城（河北省临漳县），直抵西门，不能攻克，撤退。高欢的实力，战马不满二千匹，步兵不满三万人；很显明的，人数太少，不能跟尔朱帮的人马相敌。于是三月十八日转移到韩陵（邺城西南），建立圆阵；把牛驴拴在一起，留在来时路上，阻塞撤退道路，将士无路可逃，遂都抱必死决心。尔朱兆望见高欢，远远地斥责他背叛自己，高欢说：“我所以效忠你，是为了保卫皇家，而今，天子（元子攸）在哪里？”尔朱兆说：“永安冤枉害死天柱（永安是元子攸年号，用以代替直接称呼，这是中国传统的马屁术，除了用年号代表皇帝外，还用地名或官名代表当权人物。天柱，指天柱大将军尔朱荣），我不过为叔父报仇。”高欢说：“我从前，亲自听到天柱（尔朱荣）说出他的谋反计划，你正站在门口，怎么能说他冤枉？而且，君王诛杀臣属，即令错误，怎么可以谈到报仇？今天，我们之间，情断义绝。”大战遂开始。高欢率中央兵团，高敖曹率左翼兵团，高欢的堂弟高岳率右翼兵团。高欢难以支持，尔朱兆乘机发动更强烈攻击，高欢情势更加危急，高岳率五百人骑兵，对尔朱军迎头痛击；别动部队将领斛律敦，集结会战之初被击溃的残兵败将，包抄尔朱军的背后，高敖曹率一千余骑兵，自栗园向尔朱军拦腰突袭，尔朱兆大败，贺拔胜跟徐州（州政府设彭城〔江苏省徐州市〕）督导官（刺史）杜德，就在战场上叛变，投降高欢。尔朱兆对着慕容绍宗，抚摸胸脯

说：“不听你的话，到这种地步。”打算抛弃主力，率轻装备骑兵，西奔晋阳（山西省太原市）。慕容绍宗下令军旗突然反转，指向敌阵，战斗号角齐鸣，收容四散逃命的士卒，重组大军，才向西撤退。尔朱兆回晋阳（山西省太原市），尔朱仲远回东郡（河南省滑县）。留守京师（首都洛阳）的尔朱彦伯，听到尔朱度律等战败消息，打算亲自率军保护黄河大桥，尔朱世隆不准。

尔朱度律、尔朱天光，将撤退到洛阳；总司令官（大都督）斛斯椿，对司令官（都督）贾显度、贾显智说：“今天如果不先逮捕尔朱家人，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！”遂于夜晚在桑树下结盟，约定加倍速度，先行西返。留在京师（首都洛阳）的尔朱世隆，派他的野战军事参议官（外兵参军）阳叔渊，飞马奔往北中（黄河大桥北岸桥头城），点验逃回来的残兵败将，依照顺序收容。斛斯椿到达后，不能入城，于是编了一套理由，说服阳叔渊：“尔朱天光部下，都是西部人（关西〔函谷关以西〕人），听说要到洛阳大肆抢劫，强行迁都长安，应该让我进城，先作准备。”阳叔渊相信。夏季，四月一日，斛斯椿等进入北中，控制黄河大桥，搜捕尔朱家党羽，全部屠杀。尔朱度律、尔朱天光稍后抵达，打算攻城，正巧，大雨倾盆，昼夜不停，士卒马匹，全部疲惫不堪，弓湿弦软，无法射箭，遂继续向西逃走，逃到雷波津（黄河大桥西·尔朱兆军涉浅水渡河处），被人生擒，押送给斛斯椿。斛斯椿派中央特遣政府总监（行台）长孙稚，前往洛阳，奏报皇帝元恭；另派司令官（都督）贾显智、张欢，率骑兵突袭尔朱世隆，当场生擒。尔朱彦伯当时正在宫中值班，长孙稚到神虎门启奏：“高欢的勤王义军，已大获全胜，请诛杀尔朱帮。”元恭派随员（舍人）郭崇，通知尔朱彦伯，尔朱彦伯狼狈出宫逃走，也被人生擒，跟尔朱世隆，一起绑赴阊阖门外处斩，把二人的人

头以及尔朱度律、尔朱天光一并送给高欢。

元恭派立法院立法官(中书舍人)卢辩,前往邺城(河北省临漳县)慰劳高欢,高欢命他晋见反抗军政府皇帝元朗,卢辩直言抗拒,高欢无法使他屈服,也就作罢。卢辩,是卢同的侄儿(卢同是元叉的摇尾分子)。

四月八日,尔朱帮骠骑大将军、济州(州政府设碣磧〔山东省茌平县〕)执行官(行济州事)侯景,投降反抗军政府皇帝元朗;元朗任命侯景当国务院副执行长(尚书仆射)、中央派驻南方全权特遣政府总监(南道大行台)、济州督导官(刺史)。

尔朱仲远投奔南梁帝国。尔朱仲远的作战司令官(帐下都督)乔宁、张子期,从滑台(河南省滑县)向高欢投降。高欢责备说:“你们事奉尔朱仲远,享受了荣华富贵。海誓山盟,有一百多次,承诺同生共死。上次,尔朱仲远在徐州(州政府设彭城〔江苏省徐州市〕)叛变(指前年〔五三〇〕攻击洛阳),你是军中领导头目。今年尔朱仲远向南逃亡,你们却把他抛弃。事奉天子(指元子攸)不忠,事奉长官无信,一条狗、一匹马,都认识喂养它的主人,你们连狗马都不如。”遂把二人斩首。

尔朱天光进关(函谷关)讨伐高欢时,留他的老弟尔朱显寿,镇守长安,而征召秦州(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)督导官(刺史)侯莫陈悦(侯莫陈,三字姓),打算一同东征。雍州(州政府设长安〔陕西省西安市〕)督导官(刺史)贺拔岳知道尔朱天光此行一定失败,打算使侯莫陈悦留下来,以便二人联合对付尔朱显寿,响应高欢;可是苦于想不出办法。原州(州政府设高平〔甘肃省固原县〕)执行官(行原州事)宇文泰,对贺拔岳说:“现在,尔朱天光仍在眼前,侯莫陈悦未必有叛变的心,如果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他,恐怕他会吓死。不过,侯莫陈悦虽然是一军之主,其

实并没有能力完全掌握部属，假设先说服他的部属，势必人人都希望留下。侯莫陈悦要前进又无法在尔朱天光指定的限期内抵达目的地，而后退又恐怕军心不安、发生动乱。我在那个时候，再去跟他沟通，事情就非成功不可。”贺拔岳大为高兴，即派宇文泰到侯莫陈悦军中，进行说服，果然，一切都在预料之中，侯莫陈悦遂跟贺拔岳，联合袭击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宇文泰率轻装备骑兵当先锋，尔朱显寿放弃城池逃走，贺拔岳等追到华阴（陕西省华阴县），生擒尔朱显寿。反抗军政府丞相高欢，任命贺拔岳当中央驻关西（函谷关以西）特遣全权政府总监（关西大行台）；贺拔岳任命宇文泰当特遣全权政府政务秘书（行台左丞），兼州政府军政官（领府司马）；事情不论大小，都交给宇文泰办理。

乐平王尔朱世隆讨伐高欢时，命中央驻齐州（州政府设历城〔山东省济南市〕）特遣政府执行官（齐州行台尚书）房谟，招募兵马，前往四渚（山东省临邑县境）；又命老弟、青州（州政府设东阳〔山东省青州市东〕）督导官（刺史）尔朱弼，前往乱城（今地不详），扬言北渡黄河增援，造成呼应的形势。韩陵之役，尔朱帮战败，尔朱弼返回东阳（山东省青州市东），听到尔朱世隆等被诛杀消息，打算投奔南梁帝国，为了加强团结，不断跟他的左右部属，割臂出血，缔结盟誓。作战司令官（帐下都督）冯绍隆，一向受尔朱弼宠爱信任，告诉尔朱弼说：“今后同生共死，应该更割心前的血，跟大家再作更严肃的盟誓。”尔朱弼相信，于是集合全体部属，露出胸膛，命冯绍隆割血；冯绍隆举刀用力一推，刀尖立即刺入尔朱弼心脏，遂砍下尔朱弼的人头，呈献洛阳。

四月十三日，尔朱帮安东将军辛永，献出建州（州政府设高

都城〔山西省晋城市〕)，投降反抗军政府。

四月十八日，反抗军政府皇帝（十四任）元朗，由邺城（河北省临漳县）抵达邙山（洛阳北）。高欢认为元朗的皇家血统疏远（他是景穆太子拓跋晃的重孙），派国务院副执行长（仆射）魏兰根前往首都洛阳，对旧有的中央政府，宣慰安抚，同时观察元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有意继续拥护他当皇帝。魏兰根发现元恭神采英明，恐怕以后难以控制，于是跟高乾兄弟，和禁宫侍从长（黄门侍郎）崔陵，共同建议高欢罢黜元恭。高欢集合文武百官，询问他们的意见：应该拥护谁当皇帝？没有人回答。畜牧部长（太仆）、鲜卑人綦母儁（綦毋，复姓），竭力称赞元恭贤能智慧，应继续主持政府，高欢很高兴的接受他的建议，崔陵立刻沉下脸来，说：“如果说贤能智慧，应该等待我们高王（高欢）慢慢坐上宝座，广陵王（元恭原封广陵王）既是叛逆蛮虏选定的，怎么可以继续当天子！如果听綦母儁的话，我们反抗军又怎么可以叫义师！”高欢遂派人逮捕元恭，囚禁崇训佛寺。

高欢进入洛阳，斛斯椿对贺拔胜说：“现在，天下权柄，握在你我之手，如果不能先行发动，控制别人，则将被别人控制。高欢刚来，除掉他毫不困难。”贺拔胜说：“他有功当代，谋害他将召来凶恶报应。这几晚我跟高欢同住，谈到当年很多往事，对你充满感恩图报之情，何必对他在意！”斛斯椿打消念头。

高欢认为汝南王元悦，是七任帝元宏的儿子，想请他回国登极（元悦时在南梁帝国），但听说元悦性情凶暴，喜怒无常，遂中途停止。

当时，亲王们纷纷逃亡，国务院左副执行长（尚书左仆射）、平阳王元修，是元怀的儿子（元怀，是七任帝元宏的儿子），躲在乡下农家。高欢打算拥护他当皇帝，命斛斯椿查访，斛斯椿

找到元修的亲信、编制外政务顾问官(员外散骑侍郎)、太原(山西省太原市)人王思政,问元修在什么地方,王思政说:“我想知道你找他的用意!”斛斯椿说:“打算拥护他当天子。”王思政才告诉他地址。斛斯椿遂跟随王思政,去见元修。元修脸色大变,对王思政说:“你不是出卖我吧!”王思政说:“当然不是。”元修说:“你敢保证?”王思政说:“时局变化剧烈,谁敢保证!”斛斯椿飞马回去报告高欢,高欢派出四百名骑兵,到乡间迎接元修,护送到氈毛营帐(酋长所居)。高欢向元修陈述自己的诚心,泪流满面,沾湿衣襟。元修谦让的表示自己对人民缺少恩德,高欢两次叩拜,元修也两次叩拜答礼。高欢出帐准备皇帝穿的衣服和使用的器具,请元修洗澡更换,命军警布岗,彻夜警戒。第二天凌晨,文武百官手拿马鞭,到氈毛篷帐朝见(胡三省原注:“军中不能找到那么多正式官服,因之用马鞭致敬。”)高欢命斛斯椿领头上疏给元修,拥护他登上天子宝位。斛斯椿进入帐门,低头弯腰,不敢前进。元修命王思政从斛斯椿手中取过来劝进奏章,说:“我不得不称‘朕’了!”(秦王朝一任帝嬴政规定,皇帝自称“朕”;参考前二二一年。)高欢遂派人替刚抵达邙山(洛阳北)的反抗军政府皇帝(十四任)元朗,撰写诏书,让出皇帝宝座。

胡三省曰:

《书经》说:“天位艰难”。又说:“不要认为平安,那个位置危险。”(“天位艰哉”。“毋安,厥位惟危。”)即令上天和民间,都乐意拥护,中央政府权柄有所归属,贤明的君王身处此境,也应该战战兢兢,恐怕自己不能胜任;元修看到劝进奏章,而竟然发出“我不得不称‘朕’了”之言,骄傲满

足的气势，从心肝上冒出来，溢向四方，正人君子因之已经知道他不能有好的结局。

柏杨曰：

元修先生在紧要关头，露出原形：“我不得不称‘朕’了。”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他的表情，但可以想象出他那副沾沾自喜的嘴脸，这是一个类型——浅碟子。因为浅碟子只能装下对自己的欣赏，再也装不下更多的思虑。仅只摆在他眼前，五年之内，就有四个活生生的覆车：十一任帝元子攸、十二任帝元晔、十三任帝元恭、十四任帝元朗；一个个被军阀拥上宝座，转眼之间，一个个又被军阀一脚踢下。元修先生第一个感想应该是警觉到他屁股底下，坐的是尖端朝上的万把钢刀。然而，浅碟子被一个“朕”字就装满了，已察觉不出万把钢刀，所以元修先生过的日子十分快活，认为高欢先生要靠他才有饭吃。

不过，元修先生虽然沾沾自喜，他的浅碟子里还总算装了一个“朕”字，一定要沾沾自喜的话，也的确有资格沾沾自喜。而有些更浅的碟子里，不过只装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——诸如一个官、一点钱、一点权、一点名声，就霎时满盈。历史上这种人物，满坑满谷；而我们同时代的这种人物，更多如牛毛，这才使我们兴悲。浅碟子的结局不一定非悲惨不可，但无论他如何折腾，绝不可能有更大成就，因为他的碟子太浅，只能装那么多。而一个国家领导人是浅碟子时，国家和人民，就要有受不完的灾难。

四月二十五日，元修（本年二十三岁）在洛阳东郊，登极称

帝(十五任孝武皇帝)，恢复平城(山西省大同市)时代的传统古老制度，用黑色毛氈，蒙住七个人——高欢是其中之一，元修被抬到氈上，面向西方，叩拜上天。礼成之后，回到洛阳，进宫，登太极殿，文武百官上殿朝拜祝贺。然后，元修升闾阖门，大赦，改年号太昌(之前是中兴二年，之后是太昌元年)。任命高欢当大丞相、天柱大将军、太师，世袭定州(州政府设中山〔河北省定州市〕)督导官(刺史)。四月二十七日，加授高澄(高欢的十二岁长子)：总监督长(侍中)、开府仪同三司(宰相级)。

最初，高欢在信都(河北省冀县)兵变，乐平王尔朱世隆知道总监督长(侍中)、骠骑大将军司马子如跟高欢是老友，所以命司马子如出任南歧州(州政府设固道〔陕西省凤县〕)督导官(刺史)。高欢进入洛阳，征召司马子如返京(首都洛阳)，当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执行官(大行台尚书)，从早到晚，跟自己相伴，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，从不离开左右。广州(州政府设鲁阳〔河南省鲁山县〕)督导官(刺史)广宁(河北省涿鹿县西北大宁城)人韩贤，一向受高欢欣赏，高欢进入洛阳后，凡尔朱帮所任命的官员或所封的爵位，一律撤销，只韩贤仍然保持。

中央任命前总监察官(御史中尉)樊子鹄，兼国务院左副执行长(尚书左仆射)，当中央驻东南特遣全权政府总监(东南道大行台)，会同徐州(州政府设彭城〔江苏省徐州市〕)督导官(刺史)杜德，追击尔朱仲远；而尔朱仲远投奔南梁帝国，已逃出国境，遂转移目标，攻击南梁帝国镇北将军元树据守的谯城(安徽省亳州市。南梁占领谯城事，参考去年〔五三一〕)。

大丞相高欢征调雍州(州政府设长安〔陕西省西安市〕)督导官(刺史)贺拔岳当冀州(州政府设信都〔河北省冀县〕)督导官(刺史)，贺拔岳畏惧高欢的强大，打算接受命令，单人匹马向中央